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到济州看海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到济州看海去>>

13位ISBN编号：9787500688037

10位ISBN编号：7500688032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梁军

页数：1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我的文稿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窗外金黄的杉树叶已开始在秋风里飘飘洒洒地散落了，又是一秋，想到就要结束在韩国的生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十年的岁月对我来说只有济州四年是“生活”，而在陆地上的求学、求职的打拼不过是“生存”而已。
从1999年赴韩，我经历了初闯首尔，远走济州，然后又杀回首尔读书念学位，直到现在又在韩国外省求职，这一系列的“从故乡到异乡”的曲曲折折，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济州这一段的人生风景最值得我阅览。
这是我经历后才体味到的，而能体味出来了意境便也意味着消逝了。
思念中的前行，给我们艰苦的难熬的平凡人生旅程涂上了秋意的色彩，至少心中有了一份诗意的憩息于大地的追求与企盼。
因为有四年济州生活的根基，让我这个异乡客能置身于更多样的角度来看待我眼中的韩国，回想起来，济州的山水人情确实给予了我一份在韩国坚守的勇气和力量，它甚至开启了我后来去首尔攻读博士课程及其撰写博士论文时的思路。

内容概要

本书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全方位介绍韩国济州岛的有关概况，并配以大量的插图，让学生易最快的速度了解关于韩国的基本知识。
全书内容包括在济州度过的难忘春节，汉拿山和它的“奥鲁姆”，散落周边的小岛，连绵不断的岛上庆典和无所不在的巫术仪式等。
附录部分还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信息。

作者简介

梁军　女笔名：罗耽岩。
北京人，分别于1987年和2000年，在北京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9年赴韩，十年客居韩国期间，曾任韩国济州产业情报大学观光中国语系、韩国清州国立忠北大学中文系专任教师。
并于2003年攻读博士课程，2008年2月，以论文《韩中生态环境诗歌研究》获韩国成均馆大学国语国文系文学博士学位。

　此外，教学、读书之余，从事写作及翻译。
主要作品《中韩生态环境诗发展状况浅析》（选自太白文艺出版社《敞开绿色之门》生态诗歌论文集2008年5月）、《和韩国大学生一起MT》《《大学生》杂志2008年6月专题供稿）、金素月与郑芝溶诗歌选译（韩国济州《文化与现实》第9号）等。

<<到济州看海去>>

书籍目录

序：道不尽的思念楔子：和“三多”“三无”岛的缘分1 补习班里憧憬着希望的谋生2 在济州度过的难忘春节3 做了专门大学的老师以后4 几位济州姑娘做了我的韩语启蒙老师5 我的三手车“皮亚特”和二手车“赛皮亚”6 邻居阿妈妮和她的女儿7 汉拿山和它的“奥鲁姆”8 美丽的海岸9 散落周边的小岛10 连绵不断的岛上庆典和无所不在的巫术仪式11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和体验场12 人在旅途尾声：慢悠悠的日子溜走了后记附录

章节摘录

插图：1补习班里憧憬着希望的谋生我与济州的“北京中国语学院”签订的合同是一年。
合同里有一项规定，即由学院提供给老师住处，但对于一个私人开设的补习班来说，老师住处的随意性很大，也许就住在老板家里，也许老板再租个房子给你。
在外边租房，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房子的质量都不会太好。
太好的房子对老板来说，利润上得不偿失。
我在院长岳父母家住了近半个月作为临时过渡，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这期间，院长还是没找到房子，于是把我安排在与学院一墙之隔的一个小旅馆里。
这对我们来说都方便了。
他不用早上赶着去接我上课，我也不必下了课没地方去，一直等院长办完事才能把我送过去。
补习班的课程一般集中在两头，早晨上班、上学前和晚上下班、下学后，都是学院的黄金时间。
学生、公务员都利用这两头时间补习一两个小时的外国语，中午到下午这段期间来的基本都是家庭主妇。
因为有上班的人和家庭主妇在补习班里，我的教学生活不再单调。
下了课去酒馆，体验韩国的夜生活、酒文化；周末这些“老”学生也常组织郊游活动，家庭主妇们不定期的茶馆聊天聚会也喜欢叫上我，既练习谬语又了解了中国，这是他们学习汉语的人颇感兴趣的事。
对我来说则是了解韩国文化的最佳方式。
如果仅仅跟韩国人吃饭，那只是了解二层客套的礼节，喝酒才是了解韩国人真实的心理和行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韩国人专地专用还体现在吃饭有吃饭的地儿，喝酒有喝酒的去处。
说到吃饭我觉得韩国人吃饭的速度可能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刚开始我很害怕跟韩国人一起吃饭，因为同时用筷子、勺子还不习惯，担心落后的我从一上桌就低头使劲吃，韩国人则一边吃一边东聊西扯，天南地北地神侃。
可是等我吃过一半一抬头时，对面韩国人碗里已经汤菜全无。
我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畦进去的。
后来我留意观察了一下，原来韩国人吃饭都是筷子和勺子并用，吃饭又必须有一碗主打菜——汤。
他们夹菜用筷子，吃饭喝汤都用勺子，更替自如，训练有素。
但我觉得真正起到加速作用的还是他们特有的勺子。
勺子的容积较大，吃饭或喝汤时，这把勺子要全部送入嘴里，有时还会把米饭泡到汤里。
我们平时哄小孩子吃饭时常让孩子做出“啊”的状态，韩国人吃饭几乎都成孩子般地“啊”式吞的状态，一口是一口，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工夫就盆儿干碗儿净。
快快地结束正餐，接下来就进入“第一场”酒会，这一次一般是啤酒，大约喝上个把钟头，又开始迁移转入第二家酒馆开始“第二场”酒会，这次烧酒当家了，有的还要加上“炮弹酒”，就是啤酒、烧酒混合在一起，一口下去恨不能把人脑袋炸开，喝多了只有瘫在那儿的份儿了。
“第二场”以后有的去卡拉OK，算做“第三场”的结束，一般学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有的公司职员还不尽兴，他们则会转战“花酒”酒馆了，就是那些有异性陪酒的高档酒馆，这样一来不到凌晨五六点很难回家。
韩国的出租车越晚生意越火，酒后代理司机不愁找不到活儿。
司机们的车上各种清扫工具一一具备，没有人拒绝酒鬼上车，即使吐得一塌糊涂，司机从瘫坐在地上胡言乱语的酒鬼手里拿到钱，也对他们一鞠躬，便转身清扫车厢，最后用清新剂一喷，又去接另一位不知闹到何种程度的客人了。
一套动作，干净利索。
韩国人不会白天喝酒，他们有“白天喝酒是鬼”的说法。
一般白天吃完饭，便要去茶馆。
普通的朋友见面请客，如果甲掏了饭钱，那么乙就应该请喝茶。

刚才在饭馆里狂吞大嚼的食客们，出了饭馆进茶馆，便各个成了情意款款，浅斟低诉的绅士、淑女们了。
这种聊天茶馆在韩国很普遍，买上一杯茶，通常3000韩币（合20元人民币左右）上下，聊一天也没人管。
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的韩式茶馆，一进茶馆，韩国传统乐器伽倻琴弹奏出的充满哀怨悲凉的琴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不绝于缕。
古朴笨拙的腌菜缸静静地码放在茅草屋檐下，木棱小窗户镶嵌在糊满泛黄旧报纸的墙壁上。
进这种茶馆最好选下着小雨的天气，跟老板娘再点上一张海鲜鸡蛋饼，就着粗瓷碗里的热茶，就那么悠悠地品着一点一滴的时光……我的课早晨7点就开始了，下了课也不过9点，然后中午再上一两个小时，最后从晚上6点到10点，人家上班，补习班老师下班；人家下班，补习班老师上班，这是补习班工作的特点，反正一天都被排得满满的。
我是学院里唯一的专职老师，也就是按月拿工资的，其他则都是时间讲师。
时间讲师中除了一位已经入了韩国籍的朝鲜族年轻妈妈，其他多是济州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姑娘们，有的还是大四的学生，比补习班的学生也大不了几岁。
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中国内地或台湾留过学，从a、o、e发音讲起，对她们来说小菜一碟，但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对学生不厌其烦。
在补习班里，我们就是商家，学生们都是客户。
我因为不懂韩语，所以基础课都由韩国老师担任，我主要担任中高级的会话课。
按说中高级课不会太多，如果只按补习班的情况授课，我还是挺轻松的。
但人家老板毕竟是要赚钱的，这一点补习班和大学对老师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一开始我完全不了解，我以为我注定就应该待在补习班里，后来陆续接触了一些国内来的公派老师，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挺受刺激，不管在国内如何，但在外边大家起点都一样，凭什么在待遇上我就得跟人家差得这么远呢?其实，现在想来好笑，大家的起点怎能一样呢?人家公派老师的起跑线在国内早已画好了，而我自己那时早把自己的起跑线丢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我前边的就是我的目标，那些公派老师在韩国的路程只有一段，但对于我来说，也许看不到终点。
我不知道我的赛程在韩国究竟有多长，只是让新的野心，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推着我跑了一程又一程。
院长在一些政府部门找了不少课源，因为2002年在济州有世界杯足球赛，所以那两年“ 中文热 ”在济州岛持续升温，不仅学生，公务员也要求具备初级的汉语能力。
这样的课，院长都愿意让我上，一来我是“ 原语人（nativespeaker） ”，可以当学院的活广告；二来，请别的老师上课都得另付钱的，而我刚好填充了合同里未上满的课时。
我记得我最多的一次一天上了12节课，而且是不同的地方，就像赶场一样，晚上回到旅店累得我竟然躺不下去了。
旅馆很小，那可能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房子，仅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反正摔跟头肯定掉不到地上。卫生间也只能进一个人。
但比起以前住过的首尔补习班老板家边上搭的简易棚，就算相当好了，毕竟是一幢楼里的屋子，虽然小但是干净，有独立卫生间，这简直就算是我心目中的“ 高级公寓 ”了。
只是嘈杂的吵闹声，不时从各个房间里不分早晚地飞出来，有的时候，刚刚入睡，便能听到整个楼里叽里咕噜地拖着行李，大呼小叫入住的客人，即使是深更半夜，也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住在这种旅馆里的人，可能职业大多与体力有关，尤其不吝惜搬运、推拉这类活计的体能，只要他们一来，整个楼道便开始叮咣作响，后来我了解到果然常常有工地上的工人，因为老板有时赶活，临时包几个房间，随时入住。
济州风大浪急的海边生活练就了济州人说话的音量，夜深人静时说话也像是跟海浪搏斗的架势，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济州同陆地相比有许多自己独特的民间信仰或巫术活动。
就像搬家，济州人讲究在“ 新旧间 ”进行。

“ 新旧间 ”从每年农历大寒的第五天到立春的三天前，大约有一周的时间。
这一段日子据说是玉皇大帝让统治地面上的诸神回去作“ 述职报告 ”，而新委派的神官尚未到任的一段空白时间，人们就利用这段日子搬家、修房，否则出了这日子口再做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将要厄运连绵了。
所以每到这时，租赁房屋，买卖房产的广告多不胜数，一般济州人在这种时候多能办完自己满意的房产。
无论是学生还是新结识的济州人，他们首先关心我住哪儿。
学生是想去我“ 家 ”玩，成人想去我“ 家 ”做客，但他们听说我住在旅馆时，都感到吃惊。
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我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异样，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了解到。
韩国旅馆很多，平时一天费用也就三五万韩币左右（当时1万相当于70元人民币），周末稍贵出5000到1万韩币的样子。
这个价位对韩国人的生活来说不算贵。
但旅馆的名声在韩国人眼里不太好，不是因为服务、卫生，而是因为它的主顾。
周末时常常有一些野“ 鸳鸯 ”跑到旅馆开房，所以每个旅馆的房间壁橱里都放上三级的录像带或成人志书籍等，一到周末这种生意还相当红火，韩国的电视剧里经常有在旅馆捉奸的场面，韩国人对经常出入旅馆的人往往带有鄙夷的心理。
我刚开始不太了解，而且我的房间里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去的很多记者也都是住在旅馆里，很多太了解韩国情况的人对此大肆渲染，说房产中介骗了我们的记者，然带他们住到这种地方。
其实这种大众消费的场所，它的功能不是那么绝对，只是这种野“ 鸳鸯 ”多，让人们就感到那里不干净了。
后来我到韩国各地“ 穷 ”逛的时候，主要住的还是旅馆。
毕竟这是大众消费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旅馆也是了解韩国成人文化的一种场所，尽管不太高雅，但却很真实。

后记

这是一本原本只能留给自己的书，在当今一切以市场价值为尺度的运作模式中，我的财才二气，都很难让我的书进入出版的殿堂。
但运气救了我，一如当年济州接纳我一样，这一次又是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帮我解决了大部分的出版资金问题，才能让我有机会把这个美丽的小岛介绍给中国读者。
济州到北京，不过两小时的飞机行程。
以韩国观光业的发达，相信去过的读者手中不乏当地的旅游资料，即使一无所有，打开电脑“ 钩络 ”一下，信息也会“ 啪啪 ”地涌出来。
但是，游客真正想要把这个小岛的味道体验出来，可能仅靠观光导游手册是不够的。
因为时间、经历的条件限制，大部分游客只能“ 看 ”景，而不能“ 品 ”境。
我比一般的游客多了一点时间，多了一份经历在济州，所以愿意把生命里的这层体验记录下来，一来我深深地留恋在济州的生活，这样可以使我的精神重新回到那里再次遨游；二来，我想可以把它当做导游手册的补充资料，需要与否，取决于读者、游客。
带着这样的信念，在韩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我便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两三篇，不成想一发不可收拾，千头万绪，百感交集。

编辑推荐

《走近韩国:到济州看海去》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